

车在盘山路上拧麻花哩，窗户外头，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边边子搅在一搭。山崖崖一层一层的，就像老天爷压下的千层饼。猛地拐过一个山豁，嚯！一片翠绿劈头盖脸涌过来——积石山大墩峡到哩。

这个名字听起来实诚得很，跟咱西北汉子的性子一样，可里头藏的景致，俊得叫人心尖颤哩。站在峡口子上，左手边是种庄稼的熟土，右手边是放牛羊的草山，我就站在这个时光交界的当道里，等着听四季怎么换调调。

我顺着新修的木头栈道慢慢走，脚底下水声哗啦啦的，两岸的树绿得要淌下来。日头斜斜地，从树叶缝缝里洒下来，在地上印出晃悠悠的光影。我美美地吸了一口气——松树皮的清冽、黄土的厚实、泉水的甘甜，还有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我知道，我已经踏进四季唱开的歌里头了。这歌，从春天起头。

春：山丹丹红破天
大墩峡的春天，是踩着冰碴子“咔嚓咔嚓”的响声来的。

三月的高原，阴洼洼雪还赖着不走，可阳坡坡上，土底下已经憋不住哩。最早探头的是那些叫不上名字的草芽芽，从石头缝缝、烂树叶底下，顶出鹅黄的尖尖，羞答答的。接着，山桃、野杏黑夜里悄悄鼓胀起粉白的花苞苞。清早进山，一抬头就能叫那一树树的花惊着——在灰塌塌的山崖背景前，这些花开得泼辣又天真，好像把一冬天的力气，全攒到这一回开放上了。

可大墩峡春天真正的“红火”，要等到四月后半哩。那时候，从沟底到山顶，颜色就像火一样从下往上烧。当家的西北杜鹃，咱本地人叫“山丹丹”或“映山红”。它们不是单蹦蹦地开，是成山成洼地燃哩！从叭叭沟到湾架山，再到注洼沟，杜鹃花就像打翻了的红染缸，把山脊、沟壑全淹了。那红，不是江南杜鹃那种水粉粉的红，是叫高原的日头晒透了的正红、朱红、猩红。站在黑大山顶往下看，整个峡谷就像晚霞泡透了，又像地心的火喷出来，那种泼天盖地的红，能烙进人眼窝里，也能把心点着。

跟杜鹃争春的，是紫丁香。它们爱长在低些的缓坡上，一丛一丛的，淡紫色的花穗穗像一团团紫烟，香气却浓得化不开，沉甸甸地坠在空气里，能飘几里地。

春水醒哩。雪水化开，泉眼苏醒了，无数丝丝样的细流从岩缝里渗出来，汇成溪，叮叮咚咚地唱开了。人间的活气，也随着春天涨满了。大墩峡东面，就是保安三庄之一的大墩村。春上，保安族的人家忙活开了：男人们拾掇犁耩，准备下种；女人们晾晒冬衣，拆洗被褥。最是那些老人们，爱坐在村口老榆树下，弹起口弦子，漫起花儿……歌声随着风，钻进峡谷，跟鸟叫、水响、风声搅在一搭，分不清哪是天生，哪是人唱。可就是这股子交融，让大墩峡的春天有了厚度——它不光是自然的醒来，更是一个族群、一方水土精魂魄的勃发。

夏：碧波浪漫上天
要是春天的大墩峡像个穿红挂绿的新媳妇，

◇郭永辉

那夏天的大墩峡，就是个精神精神的少年娃。

一进六月，高原的日头毒了起来，可大墩峡却迎来它最舒坦的时节。一进峡谷，一股凉气就扑到身上，跟钻进了天然空调房一样。这凉气从哪来？从遮天蔽日的树荫里来，从年头到年尾不化的雪山水里来，也从这高高低低的海拔自个儿生出来。

夏日的绿，是泼洒开的绿，是绿到不能再绿的绿。华山松、油松、青冈、红桦……各种的树可着劲儿伸枝展叶，在峡谷上头搭起了绿莹莹的穹顶。日头得费老大力才能从叶子缝里钻过来，落到地上就成了柔柔的光斑，风一吹，晃悠悠的。栈道两边，灌木长得很繁，蕨类植物的叶子像羽毛一样舒展，苔藓在石头上铺了厚厚一层，绿得发黑，绿得流油。

水，是夏天大墩峡的魂灵。大大小小5条河、20多处瀑布、数不清的泉眼，这个时节全都到了最旺的时候。水声成了峡谷不变的背景音：近处溪水哗哗，远处瀑布轰轰，再远些还有水雾嘶嘶的声气。闭上眼睛，觉着自个儿漂在一片声音的海里，心头的烦杂，都叫这水声淘洗干净了。

最数湾架瀑布威风。80多米高的水头，夏天水最大的时候，真像一条白龙从山巅直扑下来。我在注洼沟深处，远远看见一只梅花鹿在溪边喝水。它机警地竖起耳朵，没有立马跑开，只是静静地看着我。我们就这么对了眼儿有几秒钟，然后它一转身，轻快地跳进了林子。那个情景，让我感动了好长时间。人和自然，本来就能这么安然相处。

秋：山沟沟绽斑斓
夏天的大墩峡，还有一些特别的“住户”得记一笔。随着生态环境缓过来了，成群的鸟儿在这搭觅食做窝，鹿、狼也时常露面。有一天傍晚，我在注洼沟深处，远远看见一只梅花鹿在溪边喝水。它机警地竖起耳朵，没有立马跑开，只是静静地看着我。我们就这么对了眼儿有几秒钟，然后它一转身，轻快地跳进了林子。那个情景，让我感动了好长时间。人和自然，本来就能这么安然相处。

九月的高原，头一场霜下来，大墩峡的调色盘就彻底打翻了。

秋天的大墩峡，像一位手艺高超的画师，用最浓最烈的颜色，画完一年里最辉煌的一幅画。

最先感知秋信的，是白桦和红桦。这两种树是大墩峡的门面，特别是红桦，全国都稀罕。西

风头一吹，性子急的白桦林就忙忙地换上了金黄的衣裳，红桦呢，则披上了深红或橘红的外套。从半空里的玻璃栈道望下去，那景致能叫人忘了呼吸：红的、黄的、橙的、褐的……各种的暖色搅在一搭，好像整条峡谷都在燃烧。那红，不是春天山丹丹那种鲜亮亮的红，是更深、更厚、更醇的红，像窖藏的老酒，像傍晚的落霞。

你要是十月中来，还能见着一奇景：有些背阴的山坡，白桦叶子已经落光了，露出银白白的树干，直戳戳指向蓝天；可向阳的山坡上，红桦还守着最后那点绚烂。一阴一阳，一白一红，对比得扎眼，活像一幅巨大的双面绣，一面工整，一面洒脱。

可秋色哪能就这点？青冈的叶子变成古铜色，杨树是明晃晃，槐树是淡金金，各种的灌木有紫红、赭石、暗褐……走在栈道上，脚下是厚墩墩的落叶，踩上去沙沙响。日头透过疏朗的树枝照下来，光线叫染成了琥珀色，空气里飘着干爽好闻的草木香。

秋天的水，也变得沉静了。溪流不再像夏天那样吵嚷，放慢了脚步，清冽冽、静幽幽的。瀑布的水量小了，可样子更多了。有的分成几绺，像水晶帘子；有的贴着崖壁慢慢淌，像薄纱。泉水还咕咕咕冒着，可手一摸，冰得很。禹王泉在这个时节显得格外神秘，水旺旺的，喷涌着含十几种矿物质的泉水。本地人说，这泉水有特别的功效，秋天接上一壶煮茶喝，能润肺止咳。

人间的滋味，在秋天换了另一种风味。秋天是收成的季节，大墩村的保安族人家忙着收庄稼、摘果子。玉米棒子金灿灿地挂在房檐下，辣椒串成火红的帘子，核桃、梨子、苹果堆满了筐篮。空气里满是粮食的香和果子的甜。

这时候，保安族的媳妇们会做一种传统零嘴——果干。把新鲜的苹果、梨切成薄片，铺在苇席上晒。高原的日头亮堂堂、干爆爆的，几天工夫，果片就缩成半透明的薄片，吃起来韧韧的，甜里带酸，是冬天最好的嚼头。我帮一位阿娘晒过果干，她跟我说：“晒果干，最要紧的是看天爷的脸色。要连晴，带点小风风。不敢急，一急，果干上就有黑点，味道也差了。”这话里头，藏着过日子的大学问：万物都有自己的时辰，人得学会等待。

秋天的夜里，大墩峡会办“赏月诗会”。这本是文人雅士的聚会，如今游客也能凑热闹。在注洼沟的一块平地上，人们围坐一圈，中间燃着篝火。有人吟诵古人写月亮的诗词，有人漫起月亮的“少年”，还有人现编现唱。这样的夜晚，我常想起那些跟大墩峡有牵连的历史人物。

冬：冰晶晶的梦世界

当最后一片红叶叶飘落，大墩峡就进入了最像梦的时节。

冬天的峡谷，不是生命的了结，是另一种横样的盛开。有人说，这里迎来了“第二春”，变得“更加诗情画意”。这话一点不假。寒冷在这儿是取了不得的艺术家，拿水和空气当材料，造出叫人惊叹的冰雪世界。

走进冬天的峡谷，头一个感觉是“静”。那种啥声音都没有的静，能听见自己的心跳，能听见雪花落地的“簌簌”声。峡谷两面的悬崖上，一棵棵青松挺着，树冠上积着厚厚的雪，像戴了一顶顶白绒帽子。白桦、红桦脱了华丽的秋装，露出清瘦的枝干，在雪地的映衬下，线条格外分明。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树，也各有各的姿态，有的枝丫弯弯曲曲像龙，有的端端正正像少女。

可冬天大墩峡真正的奇迹，是“冰”。这海拔在1800到3300米之间，冬天冷得嘎嘎的，滴水成冰。景区借着泉水多、气候冷的特点，在自然冰瀑的基础上，又人工造了小小一立方米的冰雪景致。可最抓人心的，还是那些老天爷自个儿的作品。

顺着峡谷，踏上游客栈道往深处走，你就能看见一眼眼山泉冻成了冰，挂在悬崖峭壁上。这些冰挂千姿百态：有的粗得像柱子，从崖顶直垂到地；有的细得像银针，密密地排着；有的像瀑布冻在了半空，还留着奔流的架势；有的像钟乳石，一层叠一层，亮晶晶的。日头照在上头，折射出七彩的光，仿佛走进了水晶宫。

最神奇的是，泉水在冰面底下还在咕咕地流。你把耳朵贴到冰面上，能听见细细的流水声，那是大地的脉跳，是生命在严寒里的坚持。这些水流到峡谷，汇成山涧，在低温下冻成一湾又一湾的小水潭，潭水清得见底，表面结着一层薄冰，冰下的水草还绿莹莹的。

大墩峡有大小瀑布20多处，到了冬天，它们全变成了冰瀑。湾架瀑布那80多米的落差，此刻成了一堵巨大的冰墙，壮观得很。走近看，冰瀑里头是淡蓝色的，好像把整个夏天的蓝天都存进去了。表面呢，布满了各种纹路：有水流冻住的波浪纹，有风吹出来的羽毛纹，有温度变化裂开的龟背纹。用手摸上去，冰得刺骨，可那种光滑、坚实的质感，叫人心生敬畏。

人间的活法，在冬天转到了屋里头，可更加暖和了。大墩村的保安族人家，这时候开始了“猫冬”。火炕烧得滚烫的，一家人围坐在炕桌边，男

人们打制保安腰刀，女人们做针线，娃娃们写作业或者听老人讲古。屋里头飘着罐罐茶的香气，那是用黑砖茶、红枣、枸杞、桂圆、冰糖一搭熬出来的，又浓又醇，喝上一碗，浑身都暖了。

冬至前后，大墩峡景区会办“冰灯节”。工作人员拿天然的冰，雕出各式各样的造型，到了晚上，冰灯里点上彩灯，整个峡谷就成了童话世界。游客们裹着厚厚的羽绒服，在冰灯中间穿行，娃娃们的笑声在冷空气里显得格外脆亮。最受欢迎的是那组“大禹治水”的冰雕：大禹手拿工具，领着百姓开山导河，人物活灵活现，场面大气磅礴。这组冰雕不光是件艺术品，更是对地方根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我在大墩峡过得最忘不掉的一个冬天，是在2023年地震之后。当地政府紧急启动“大墩峡4A级景区旅游基础设施灾后恢复重建项目”，派人员、出资金、搞设计修核心区。工人们在严寒里施工，他们哈出的气在空气里凝成白雾。村民们主动跑来清理道路，脸冻得红扑扑的，可眼神定定的。一位保安族阿爷跟我说：“大墩峡是我们的家，地震能震垮房子，震不垮人心。春天一到，山丹丹照样子开红。”

枝头的积雪在日头下闪闪发光，像戴了一顶王冠。这棵树，不就像大墩峡自己么？不管遭啥磨难，生命总能找着出路，俊模样总能重新绽开。

这几天，我把大墩峡走了个遍。春天的山丹丹，夏天的绿波，秋天的五彩林，冬天的水晶宫，每一幅画都深深印在我的心版上。可我越来越觉着，大墩峡的俊，不光在四季分明的景致，更是“心”贯穿始终的人气儿。

这是多民族一搭里过光阴的地方，保安、东乡、回、撒拉、土、汉……好几个民族在这搭生息、和睦相处。民族文化、黄河文化、大禹文化在这搭交融，生出了独特的风景。走在峡谷里，你随时能听见不同的话语、看见不同的穿戴、尝到不同的美食，可它们都指向同一个心：对自然的敬，对生活的爱，对和美的求。

站在高处，我最后一次眺望大墩峡。夕阳西下，给峡谷镀了一层金边边。远处，黄河像一条安静的带子；近处，大墩村的炊烟袅袅升起。四季的影像在我眼前叠化：春的花，夏的绿，秋的红，冬的白。它们不是割裂的碎片，是一首完整的、雄浑的交响。每一个季节都是离不了的乐章，共同奏响生命轮回的壮阔旋律。

天色暗下来了，头一颗星星蹦上了天幕。峡谷里亮起了点点灯火，那是民宿，是农家乐，是还在忙活的人们。晚风送过来隐约的“少年”声，调子苍凉又深情：“大墩峡的四季歌，说不尽来唱不完；春有杜鹃夏有泉，秋叶如金冬冰玉；最好的景色是人心，各民族儿女共家园……”是啊，这就是大墩峡的四季歌。它唱的是山河的壮丽，唱的是时光的流转，唱的是生命的勃勃，更唱的，是人与自然的合和共生，是多民族文化的交融共美。这首歌，已经唱了千百年，还要接着唱下去，一直唱到永远。

◇林进喜

落雪的日子

落雪的日子是迷茫的
只留下寒冷的北风
在田野沟壑间打旋
荒芜的土地酥软
脚步踏过便扬起细烟

落雪的日子是温柔的
像是天穹处撒着玉屑
那些被岁月雕刻得铿锵的
峥嵘刻板的山峦峰壑
被勾勒成一道道丰腴圆润的曲线

落雪的日子是灵动的
银絮的舞蹈如得了号令
洋洋洒洒倾泻而下
闪着奔放的耀眼的微光

将无限生机慷慨地洒向人间

落雪的日子也是坦荡的
那广袤无垠的山川
与低垂的云霭浑然一体
所有粗砺枯索，与浓淡清寒
都被这急速而丰沛的降落重新
浇铸

落雪的日子更是神性的
往日的热闹尘嚣与繁华斑驳
被静穆庄重的轮廓遮掩
被无涯的平整地铺向天边
那种空旷与纯净无不令人敬畏

落雪的日子还是包容的

漫天遍野无声降落的精灵
以其无比广大的洁白胸襟
包裹着游离的尘埃与蛰伏的浊气
让无数生命做春绿的潮湿的梦

落雪的日子是造物主最暖心的时刻
那细密无声的滋润胜过一切的琼浆玉液
那“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温情
浸透了诗人的慨叹和友情的温煦
雪落，就是在枯寂的时光孕育出希冀的沃壤
就是让生命在泥土之中稳稳扎根
田地之间挺直脊梁



杨敦 摄

◇琉璃

北山暮雪

风把最后一缕霞光揉碎
落在北山的肩头
雪就开始漫了
不是急着覆盖，是轻轻
吻过松针的尖，枯草的腰

暮色是慢下来的墨
晕染着远处的山脊
一条小径隐进白里
像谁没写完的句子
脚印浅了，又被新雪填满
唯有寒鸦的翅
划破这浓稠的静
留下几粒黑点

我站在山下
看雪落进暮色，也落进眼底
那些说不出的轻
都变成了北山的白
安静，且有重量

◇焦世辉

破阵子·冬日拾景

雪覆千山缟素，冰封万壑琉璃。
松挂云淞悬玉剑，径隐霜禽印竹枝。
寒光射眼奇。
日暮银沙漫卷，风回琼屑斜飞。
炉火初红温绿蚁，窗月新磨映旧题。
冬深春可期。

重温古诗词

雪

唐·罗隐

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
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

◇冶兰芳

登山吟岁

是日，晨光破晓，携女再攀东大坡。忆初访时，半山仰首，巅入云霄，众皆谓“不可及”，遂逡巡而下。今复临其下，但见崖悬冰瀑，木脱残叶，风过处，卷起扬尘，天地一派沉静萧瑟。正觉凛冽彻骨，忽见道旁枯草冰碴之中，竟有一点鹅黄嫩芽，破寒而绽，颤颤然如星火。女儿俯身轻触：“妈妈，小草居然发芽了。”心头倏然一热——“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这渺小生机，正是光阴在严冬深处埋下的伏笔。

踏雪寻径 履迹相叠
前人凿就的土阶覆着薄冰，行处沙沙作响。至山腰，阶尽没于枯草残雪，惟见莽莽素白在暖阳中渐成水汽。女儿鼻尖冒着热气，却将围巾解开：“妈妈，我有信心爬上去！”便呵着白气在巾探路。我气喘成云，足底僵麻，几欲止步时，那只温热的小手再次递来——坚定如初。“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稚子何尝不是一株小松？风愈急，志愈韧。遂拄杖为足，相扶而上。忽遇陡壁如镜，冰霜凛然，正踌躇间，却见岩隙横出一枝老松，根磐石上，苍褐如铁。握之顿觉千钧之力自掌心传来，一引而越险隘。

凌巔四望 万象澄明
正欲歇肩，忽见远川之畔，夏河如练，一道流动的霞彩正沿滨河路迤迤铺展——那是“中国梦·劳动美”临夏州职工徒步跑的浩浩队伍。六七千人齐发，彩衣映雪，人声破寒，如暖流奔涌于冰封大地。这满山静寂之中，“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眼前劳动者踏出的热浪，正是古老山河最蓬勃的脉博。山路冰阶与滨河长道，在冬阳下交相辉映：皆需踩破严寒，皆凭热血开道。女儿遥指惊呼：“看！他们加速了，明年我也要加入！”稚语如钟，叩响心扉：每人皆在穿越各自的寒冬，而无数步履铿锵，正汇成大地回春的先声。

身在此山 乃知高处未高
小憩后仰首，但见主峰犹戴雪冠，岿然立于苍穹。我力已尽，女儿的目光却越过山脊：“妈妈你看，这里有一棵一棵我们的老树。”抬头，一棵老杏树植于眼前，阳光零零散散地穿过枝叶，投射在树根处的冰面上，让人心生明悦。她便借那老树垂枝，踏冰续攀。红衣一点，渐入琼瑶之境，终与雪光同色。独坐风间，忽悟岁月之攀，大抵如此：有时我们化身那截老枝，以身为渡，承托后来者的脚尖；有时我们成为冰下嫩芽，默默蓄力，等待属于自己的破壳之时。昔日子握我手，今日我目送子行。这山间冰芽、路上人潮，无一不是“逝者如斯”与“来者可追”的壮丽交织。

风翻翼响 心灯长明
下山时，滨河路人潮奔跑声仍隐隐如春雷滚动。车内暖意融融，疲乏的女儿入车即睡，掌心仍紧握着半截冰凌——晶莹剔透，内含枯草细茎，如封存一整个冬天的秘密。
我轻覆其手，暗许深愿：
愿她此生——踏冰取暖，长记寒处逢春之奇迹；凌雪守真，不忘洁白之下有奔泉；若成松枝，便负霜犹挺，供倦鸟暂栖；若为嫩芽，亦寸心向阳，破三尺冻土。
今岁之晨，得此一攀、一望、一悟，足矣。归家展纸，墨痕化开处，忽见窗外红幅挂于两街——人间正以“中国红”刺破严寒，迎接新岁。桌上一捧“健步活动”获奖玫瑰，已插于玻璃瓶内，新蕾又绽。提笔随吟：“人间处处是春光，岁月年年皆胜意。”墙上台历将尽，最后一页印着稼轩词句，灯火映来，竟似为今日作注：“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这冰下暗涌、雪中足迹、稚子勇气，俱是东流之水，昼夜奔赴那浩瀚春潮。